



编者按

历史文化是城市发展的“根与魂”。近年来，市政协创新推进文史工作，以《太仓“老底子”》系列丛书编撰为抓手，深入挖掘、保护地方传统历史文化，取得显著成效。为深入推进《太仓“老底子”》编撰成果的宣传推广与活化利用，市政协携手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寻太仓‘老底子’画最大同心圆”专栏，每周选登《太仓“老底子”》系列丛书中的优秀作品，带领广大读者一同触摸城市记忆，感知历史文化，促进太仓“老底子”文化活态传承、创新发展。

城厢老街桥

□孙仲秋

清宣统《太仓州志》云：“合城内外曰城厢，州县共辖。”元末筑太仓城，明弘治十年（1497年）建太仓州，析城郭地，画地为界，由坊制旧铺，老城厢共设立二十四铺。清雍正二年（1724年）升为直隶州。太仓州府、镇洋县府同时存在于太仓城内，即为老城厢。其城墙雄伟高大，有陆城门七座：大东门、朝阳门、大南门、小西门、大西门、大北门、小北门；有水城门五座：大东水门、大西水门、小西水门、大南水门、大北水门。城墙内的面积约四点五平方公里，狭窄的石板街纵横交错形若棋盘，大街小巷布满商铺、工场、作坊、酒肆、茶馆，居民住宅鳞次栉比，琳宫梵宇、朱门大宅不可胜计，还有学校、园林、牌楼等设在其中。太平天国军和清军的拉锯战给老城厢造成极大的破坏，城内大部分地方被夷为农田。日寇侵占太仓城，城内老街又被日寇连烧三昼夜，闹市区成为一片瓦砾。笔者生于1942年，对民国末年的老城厢之老街桥有所知，介绍如下。

由于地处江南水乡，老城厢镇的主要街道、桥梁都与河道的分布、流向有关。盐铁塘和致和塘纵横贯穿老城厢镇，呈“十字形”。致和塘上仅元代造的桥就有五座，自东向西有周济桥、州桥、武陵桥、皋桥、西城门桥。盐铁塘上自北朝南有木行桥、卖秧桥、永安桥、武家桥等。沿着致和塘的东门桥至西门桥的老大街，为东西走向，长二千五百五十米。民国时期分段名为中和东路（东门桥至东巷街）、中和中路（东巷街至府南街）、中和西路（府南街至人民路）、中正东路（人民路至武陵桥）、中正西路（武陵桥至公园弄）、中正西路（公园弄至西门桥）。致和塘北侧河沿即为致和街，也是东西走向。而南北走向的街巷主要是南门街、武陵街、北门街、小北门街、菜市街、府南街等。另外，老城厢镇南区有东西走向的陈门泾（现叫长春河）。陈门泾上自西向东有长春桥、陈门桥、登英桥。老城

厢镇东区有南北走向的河流名东港，上有飞云桥。传说当时建造飞云桥时，桥边的商店捐了钱。飞云桥的寓意是祝愿捐钱的每家商店飞黄腾达，直上青云。后来果真如此，飞云桥西边的朱家糕饼店捐钱最多，生意最好，朱氏家族日渐兴旺，后代出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朱棣文。后来东港被填成了街，飞云桥就消失了。中医院旁边的原太仓市政府所在地，即历史上的太仓州府，西有勒马泾南通致和塘。勒马泾上的因果桥贯通东西，位置在今人民南路工商银行门口。传说当时建造因果桥时，住在桥边信佛教因果报应的几家大户捐了钱，大户们一致要求命名为因果桥。行善积德的商店后来果然生意很好，如太仓毕沅父亲的曾祖父毕祖泰迁居到因果桥西边，其子毕礼（即毕沅的祖父）颇有经济头脑，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家境殷实富足。毕礼富而仁，荫及后代毕沅高中状元。太仓老城厢真是风水宝地，人杰地灵。

桃子熟了

□金颖超

天气渐热，夏天的脚步愈加近了，水果摊上的颜色渐渐丰富了起来。但无论各式各样的瓜果如何琳琅满目，刚刚上市的桃子，总是成为特别抢手的时鲜货。时令的鲜美，能让人们通过味蕾最先感受到季节的更替。在我看来，没有比一口鲜桃更能代表初夏的味道了。

中国人种桃食桃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礼记》中将桃与李、梅、杏、枣并列为祭祀神明的五果，可见国人对桃的钟爱。无论是诗经中吟唱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还是西游记里的蟠桃园，抑或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桃，总是带给我们无数关于浪漫和美好的想象。

太仓历史上曾以桃闻名，南码头（位于现科教新城）一带盛产蟠桃和水蜜桃，尤以蟠桃驰名各地，可惜果木皆毁于战乱，但太仓人对桃的喜爱依然未变。记得小时候，乡下家家户户的宅前屋后，都会种上几株桃树，在我看来，春天里盛开的桃花最是风姿绰约。她不像樱花般密集地抱团开满枝头，也不似梨花杏花，零星苍白，略显寡淡。白里透红的桃花镶嵌在绿叶褐枝间，远远望去，就变成了这白墙黛瓦、烟雨江南中的点点红晕，令人陶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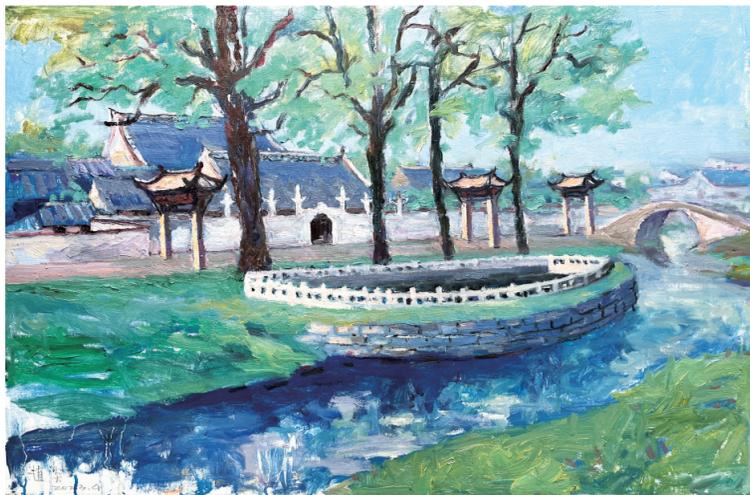
夏天，桃子陆续成熟，给了太仓人这一季最美的馈赠。太仓传统的本地桃子，就是江南一带常见的毛桃。刚摘下来时，上面有层细细的绒毛，虽然个头不大，品相也不算弹眼落睛，口感却极佳，用太仓话说，叫“甜得发鲜”。而且，长在田间地头的桃子总是很顾念栽种它的人，不像苹果放久变酥后，口感就差了，梨子不耐放，容易烂。桃子不同，你想吃硬点的，就采下来削了皮直接“咔嚓咔嚓”地啃，爽脆中带着一丝鲜甜的生涩，美极了。若你想吃软点的，就放一放，等到发红变软的时候，撕开一小块皮，轻轻一吮，那满口桃味浓郁的汁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爱吃桃，儿时，每次桃子熟了，亲婆总会精心挑选上一篮红最大的桃子，用布盖着，又是赶车，又是走路，进城带给我吃。后来读书时，每到夏日，亲婆总是把最好的桃子留在树上，等我放假回来时，一边喊着小心点，一边如数家珍似的一个个指给我看。再后来，亲婆老了，走不动了，也采不动了，记得有一次回家看她的时候，她心疼又带点嗔怪地和我说：“你早几天回来就好了，几个大桃子熟了，硬是叫鸟给啄了，我赶都赶不走！”望着盆里几个沾着泥土、残缺的桃子，我泪眼婆娑。

如今，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人们早已实现了“桃子自由”，油桃、黄桃、水蜜桃，眼花缭乱，甚至大冬天还能吃到太仓地产的冬桃。不过在我心中，夏天里的一口本地鲜桃，是永远不可替代的。前些日子，岳母带了几个乡下自家桃树上新结的果子，给娃尝个鲜。绿中泛白的桃子上透着淡淡的红晕，看着孩子们津津有味地吃着桃子，依稀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日午后，亲婆搬张凳，坐在桃树下，挥动着拐杖，喊着哨子驱赶着鸟儿。阳光穿过桃树的枝叶照在亲婆苍老的脸上，她的一双眼睛朝向村口的路眺望，等着她的孙儿回家吃桃。

画中忆流年

□蒙蒙



孔庙 □赵炎作

浅夏轻人流年，又是一期赵炎爷爷的画在名人馆展示。

记得2017年6月暑期，我才8岁，刚上小学一年级时，奶奶带我去博物馆参观赵炎爷爷的“陪画散步”油画展，转眼六年过去，我已是一名小学一年级学生了。

无论是速写还是油画，这里每一幅画都有精彩生动的故事，都记载了太仓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发展，也让我领略到了太仓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进入展厅，奶奶就向我推荐了几幅最接地气的画作，也就是爷爷奶奶曾经居住和游玩过的地方，并讲述了一段段动人的故事……

我首先看到的是太仓孔庙：建于元延祐二年（1315年），明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清代多次增建。奶奶指着月亮河旁的四棵大银杏树告诉我，她童年时暑假里常会到银杏树下结伴游玩，那第一棵大银杏树要九至十人才能勉强围抱，树根就像龙爪伸出地面，暴露在外的根枝可以当树床躺着纳凉。每当银杏成熟，秋风一过，满地金黄。

奶奶告诉我，当年的孔庙建筑雄伟，雕刻精细，外面的几处牌楼石柱坚固，石柱下立有几个石墩，石墩上还雕刻着龙狮之类的图案。在爷爷奶奶的记忆中，它曾经是一所师范学校，后改为农业技术学校，后又作为新旧社会对比阶级教育展览馆，最终改造为太仓第二招待所。听着这些文化往事，我情不自禁地把它拍了下来。这幅画可能是赵炎爷爷的写生，也可能是他的追忆。

新民街与新东街、府南街交叉处，太仓人俗称南牌楼，是一个热闹的集市商业点。新民街1号向南有座州桥，爷爷小时候就住新民街3号，赵炎爷爷有好几幅画画的就是我爷爷的旧居。

州桥是大部分在县中读书学生的必经之路。州桥往东便是樊泾村，直达县中。

我一定要留住这往昔的一幕：这幢小楼是房管所的公房，内有一个小院子，二上二下四间房。太爷爷利用与邻居两幢楼间的空处，向房管所申请建造了30平方米的平房，作为爷爷奶奶的结婚新房。在那个年代，有这么大面积的房间是不容易的。1980年8月，爷爷奶

奶从新民街3号搬至人民北路“六统一”新居。

“六统一”是太仓首批五层高楼，是有自来水卫生设施的成套住宅新房。爷爷奶奶很幸运地分配到了一套。我爸爸就在这套新房子里呱呱坠地。一住八年之久，之后，几经辗转，1990年搬迁到北门街青石桥北。

奶奶说，上世纪70年代之前，太仓的北门街是条狭窄的石子路小街，街两侧门对门可互传东西，只有小推车能通行，青石拱桥的中间为推车设置了两条轮道，可知那时街面只有行人和自行车交通道，一旦有辆推车就要让路。上世纪80年代改造拓宽了路面，北门街焕然一新。

赵爷爷的画展里故事多多，它记载着老太仓的过往。

奶奶又指着两幅武陵街上的大桥堍告诉我，大桥南堍东侧小楼房是一家大饼油条点心店，大桥南堍西侧沿河是致和塘路延伸为的大菜场，北堍是当时太仓最热闹的地区——新仓街，有日杂货店及各百货店、钟表店等。

这两幅又有说法。画中的群乐戏院为1927年杨君穆等人在武陵街创办，是太仓第一家专业剧场，1952年改为和平剧场，奶奶小时候就居住在旁边。那时，奶奶经常到和平剧场看戏，一到有演出时，门口有乡下阿姨阿婆炒好南瓜籽，拿到戏院门口卖，它是一盅一盅卖的，一角钱三盅。戏迷观众边嗑瓜子边看戏，好不热闹！这种场面我这年龄没见过，就是爸爸也没听说过吧。赵爷爷的油画引出的时代变化，真是翻天覆地的。

后来，我们又参观了一个时代记忆，奶奶指着画说，它是太仓县中的长廊一角。这条长廊42米长、2.3米宽、3米高，建有14个拱门，可连接前后教学楼，遮阳避雨，是老太仓师范的遗迹。

县中是爷爷奶奶的母校，这长廊也曾留下他们读书时的足迹。

走出名人馆，看到一位老奶奶拄着拐杖，在儿子的陪同下从轮椅上起身，慢慢步入展厅，欣赏画作。

沉浸在画海中，是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呀！这里的每一幅画，背后都有许许多多的故事，等待着你的驻足凝视。

汀步桥(外三首)

□何庆华

此时，适合一双纤纤玉足
着一双布鞋
跳跃
流水淙淙
倒映出洁净的脸
比山谷里的野百合还要芬芳
一步即芳草
一步即天涯
她跳跃着 跳跃着
像细脚的白鹭
凌波微步
在钢琴般的黑键上
弹奏着浪漫的序曲

时间的河流
倒淌回十八岁
那一年
南风微醺
她伸出柔荑手指
乌发上闪烁意外天光
你闭上眼睛
在黑色的琴键上
跳跃着 跳跃着
脚步趑趄
如饱饮了米酒
一步即芳草
一步即天涯

汀桥啊 汀桥
是你我错过的一生

古香樟

太仓的香樟
晶莹的小花香醉满城
跟着我们一起幸福
像我们小小的心事

古堰村的香樟
是香樟的鼻祖
是香樟的太里太
它横亘在古老的渠边
一千五百年为春
一千五百年为秋

像一个古老的传说
等我们走近
不可置信

是古香樟成就了古渠
还是古渠成就了古香樟
水到了渠成
通济堰让一切都顺理成章

洞天飞瀑

不要说你百丈飞奔
只为一个承诺

垂直的河流
从没有保留
石击雷崩
银龙飞瀑
倒悬着一个真理

青霜宝剑
割不断情丝万缕
在黑色的琴键上
依然待你眉眼如初

馨安花溪

馨安
石头安放灵魂
漂泊者放下行囊
歇一歇脚
群山之祖
诸水之源
拥你入怀
权借吊桥
摇晃下僵硬的理想
花溪的泉水
刚没脚背
穿一双五彩鞋
便如哪吒的风火轮
满血复活
头枕花溪
安如磐石
这才是人生
该有的样子

心无拘碍少倦游

□刘倩到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焦虑症，最近又听说有学生不堪学业压力，父母稍微说了几句，就酿成悲剧，着实令人叹惜。这让我联想到南北朝时期的诗人王籍，他性格抑郁，终其一生闷闷不乐，儿子王碧亦早有名气，却先于王籍夭亡。我总觉得，这对父子的命运或与王籍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文学史上以一文一诗奠定地位者不少，琅琊王氏家族出身的王籍就是其中一例。他曾在吴越为官，纵情山水，留下《入若耶溪》中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动中见静、静中充满生气的妙笔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如王维名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即属风格相延、高明互见。

王籍之后，受这十字影响而写下的诗词很多，但少有超越之作。直到宋代，王安石还对王籍名句念念不忘，写下了“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鸟鸣与不鸣之间，明显是跟王籍抬杠的意思。可惜王安石的抬杠无人喝彩，黄庭坚说他“真点金成铁手也”，清朝的苏州文士顾嗣立《诗话》中评价他这诗“真是死句”。

王籍写诗学的是谢灵运。《南史·王籍传》称“时人咸谓康乐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庄周”，康乐即指谢灵运，这是称赞王籍传承了谢氏山水诗派的风骨。王籍存诗仅二首，却享誉如此之高，原本足慰人心，但与其妙笔生花相比，其官运相当不佳，一生只做过亲王府、干过几年县令而已。《入若耶溪》那十字名句之后，紧接着就是“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内心波澜一览无余。

可是好文人就一定适合做官吗？老天给了王籍以“王与马，共天下”的名门出身，又让他得到文坛领袖兼宰相沈约的赏识，但他并无踏实为官的心性。他给湘东王当幕僚，往往纵情山水“累月不还”。他当过余姚和钱唐县令，都因过于放纵而被免。后来他代理作塘县令，到职后“不理县事，日饮酒，人有讼者，鞭而遣之”，明显的不作为乱作为，哪有好好做官的态度。

文化功底再强，做人还得脚踏实地，怎能一心只想做大官掌大权呢？反过来，如果真的不愿应对仕途俗务，那就跟陶渊明一样挂靴悬印回去做个田园诗人，既不耽误小小县城的无辜百姓，又不耽误自己的散淡心情，多好。

即使不能做陶渊明，做何逊也是不错的。那个年代与王籍类似的至少还有一个何逊，同样自幼好学能诗，同样得到过沈约赞赏。但何逊的人生更纠结，他曾短暂得到皇帝的赏识，又因言行不慎被皇帝评价“何逊不逊”，最终被弃用、入了亲王府，此后连县令都没干过。

其实何逊也有苦闷的资格，他祖上三代为官，出身不算差，他同样写得一手好诗——杜甫甚至自称“颇学阴何苦用心”，此处之“何”即指何逊。但何逊对自己的个性十分清楚，说是“吾人少拘碍，得性便游逸”，可见他为人处世做官的心态恐怕平和很多。

当然，动荡年代总会带来更多的内心动荡，即便是提携过王籍、何逊的政坛文豪沈约，日子过得也抑郁。《梁书》记载，梁武帝因事多次派人谴责沈约，结果致其“惧遂卒”。死得那么突然那么戏剧，真还不如伤感倦游的幕府小吏王籍：游便游了，酒也喝了，诗也写了，死便埋了，管他春夏与秋冬。

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